



旧时茶馆里的“吃讲茶”

□ 潘春华



旧时到茶馆里去“吃讲茶”，是民间自行调解社会纠纷的一种处理方式，十分流行。

过去，凡遇上家庭矛盾、邻里纠纷、遗产继承、债务纠葛等麻烦事，大多经过“吃讲茶”来调解，“吃讲茶”既是旧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，也是镇江令人难以忘怀的一道旧时风景。

家庭里的矛盾，邻里间的纠纷，一时解决不了的，就请族长、保长来解决。族长、保长也解决不了的，就到社会上评说，于是“吃讲茶”的形式就这样逐渐形成了。

主持“吃讲茶”的人，一般都是坊间场面上的人，有一定名望，比如曾做过一官半职的、教过书的，当过校长、保长、族长什么的。总之在地方上敢于秉公办事，说话算数，受人尊敬。此等人士既不是民选的，也不是官府委派的，而是民众公认的，完全出于自愿，不收取任何报酬。

“吃讲茶”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茶馆，旧时镇江茶馆数量虽然不少，但不是所有茶馆都好去的，至少也得有几张像样的茶桌、靠背椅，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听客，茶馆老板还得认同这一形式。镇江城里南门外大街的老如意茶坊和城外大西路上的如意茶坊有此“吃讲茶”条件，况且这两家茶坊店名吉祥，“吃讲茶”的当事人及街坊邻居听客们都乐意去。

老如意茶坊正中有两张八仙桌，长年累月并排放着，迎堂口位置摆放一张靠背椅，专供“吃讲茶”所用。平常没有人来“吃讲茶”，此桌子没有人坐上去的，只有“吃讲茶”的主持人坐此可坐。

“吃讲茶”时，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坐在主持人两侧，街坊邻居及听客们则围站在他们身后。泡好了茶后，由双方当事人自诉事由，陈述纠纷的前后经过，就像现在的调解委员会处理民事纠纷一样，吵过架的要去现场，打过架的要去体检。总之，先要把事情的原委直问清楚，才可评判。

调解劝说中，主持人通常会运用社会伦理道德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教育和劝导，比如“尊老爱幼”的社会公德，“金乡邻、银亲眷”的处世道理，也讲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理应相互尊重友好相处等等。

既有族长、地方绅士们的数落，又有众街坊邻居的劝说，还有左右两方长辈的拉拉说说，促使双方矛盾进一步缓和，有利于纠纷完满了结。

凡涉及财产、债务、就医、抚养等经济问题的，也得立个字据，由双方当事人及主持人签字，日后照章办理。

矛盾调解好了，将茶壶嘴对嘴，表示双方修好，双方当事人向主持人敬茶，表示感谢。调解不好，则可能桌翻杯碎。镇江“吃讲茶”时有个规矩，即理亏一方付茶资，如实泡30壶茶，可能要付50至100壶茶钱。因为“吃讲茶”时围观者众多，其他茶客不能再上茶馆饮茶，等于茶馆包用。

茶馆是一个公共休闲餐饮场所，是人人可以去的地方，选择在茶馆“吃讲茶”，民间纠纷就在纠纷发生地调解，让群众参加议论、评判，增加了调解过程的透明度，一般民事纠纷都能得到及时处理，有利于纠纷的处理和执行。



王呈 马吉 摄

“龙飞凤隐”黄鹤山

——兼说黄鹤山的得名

□ 乔长富

黄鹤山是镇江南郊的历史名山。黄鹤山本名黄鹤山。黄鹤山在南北朝名气很大。南朝梁沈约在所撰《宋书》中提到了它，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也提到了它。唐代初年，魏征等人主编的《隋书》，在“地理志下”中记载润州的名山说：“有句骞山、黄鹤山、蒜山。”由此可见黄鹤山在南北朝的名声和地位。

黄鹤山知名于世，借用元代诗人萨都刺《招隐山分韵得生字》“龙飞凤隐知何处？今日空余黄鹤名”诗意，是与“龙飞”和“凤隐”有关。这里所谓“龙”是指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。刘裕是丹徒京口里人，早年贫困时曾“游”“息”于黄鹤山。唐初李延寿所撰《南史·宋本纪上》中记载：“(刘裕)尝游京口竹林寺，独卧讲堂前，上有五色龙章。众僧见之，惊以白帝。帝独喜曰：‘上人无妄言。’”这里所说的竹林寺就是在黄鹤山。北宋乐史在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八九“润州丹徒县”中记载说：“黄鹤山在县西南三里。宋高祖丹徒人，潜龙时常游竹林寺，每息于此山，常有黄鹤起舞，因名黄鹤山，改竹林寺为鹤林寺。”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，黄鹤山的闻名与刘裕有关。《隋书》所记蒜山也与刘裕有关。同时还可以看到，黄鹤山的得名是由于山中有“黄鹤起舞”。

所谓“凤隐”，是指戴颙隐居招隐山之前，曾隐居于黄鹤山。《宋书·戴颙传》载：“衡阳王义季镇京口，长史张邵与颙姻通，迎来止黄鹤山。山北有竹林精舍，林涧甚美。颙于此洞。”戴颙当时很有名，黄鹤山也因此更加闻名。《水经注·江水三》记载：“船官浦东即黄鹤山，林涧甚美。谁那戴仲若野服居之。”戴仲若即戴颙(字仲若)。此书作者郦道元是北方人，没有到过南方，因而误认(也不排除当地人附会)船官浦东的黄鹤山就是戴颙隐居的京口黄鹤山。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戴颙隐居和《宋书》的记载，对于提高京口黄鹤山的知名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

冰鉴

有的人认为到了现代有了冰箱才知道食物保鲜的。其实古人早就开始冷藏食品了。

冰厨和冰井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写道：“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。”这是采集、贮藏天然冰的诗意表述，是奴隶们唱的农事诗，其中“二之日”、“三之日”，指夏历十二月、正月。其大意是：“十二月，把冰凿得通通响；正月里，把冰藏进冰窖中。”“凌阴”的“阴”，是“窖”的借字，指地窖子、藏冰

室——把冰藏进冰窖里干啥？供贵族们在夏天享用。《周礼》中也有用鉴盛冰、贮藏膳饈的记载。

古人知道只要把食物放在冰块中间，就可以防腐保鲜，这表明我国人民早在先秦时期，就开始运用冷藏技术了。

古人藏冰的用途不少，不过主要还是用来冷藏食物。那时宫廷都设有冰厨，面积很大，一般置于地下，是“地下冷藏库”，内挖多眼冰井，井内用陶制井圈叠套成井壁，最下面用陶鉴当井底，密封很严，存食物时既清凉又洁净，既环保又安全。

另外还有冰鉴，各地出土的先秦冰鉴有很多，最著名的是在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冰鉴，青铜质，方箱形，上面有盖，可以密封。冰鉴当中置一方壶，盖的盖子是中空的，呈“回”字形。盖上盖盖后，方壶的壶盖恰好从中空处露出来，设计精巧，

使用方便。曾侯乙冰鉴出土时有两件，雕铸极为精美，由于形制不大，是方箱形状，又是金属制品，可谓名副其实的冰箱了。

考古专家认为，冰鉴中的方壶可能是用来盛酒的，先秦文学研究者也给出了佐证，《楚辞·招魂》篇中有“挫糟冻酒，耐清凉兮”的诗句，郭沫若将其翻译为“冰冻甜酒，满杯进口真清凉”。专家认定鉴与壶之间的空隙就是用来放冰镇酒的——曾侯乙冰鉴距今有2400多年历史，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，内藏古老话题——悠远的中国食品冷藏史。

西周时有冰库，当时官职设置中有“凌人”一职，专门管理冰库。每年的寒冬时节，“凌人”负责调动民工，将河冰凿成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放入地窖封存起来，避免与空气接触，这样就可以保存到夏天。这个方法一直沿袭到清代。

一说将黄鹤山改名为黄鹤山。这些说法显然是把黄鹤山的得名当成了黄鹤山的得名，是张冠李戴，生搬硬套。试问：从有关典籍看，刘裕当时所看到的明明是“黄鹤”，南北朝明明只叫“黄鹤山”，怎么变成了“黄鹤”呢？这两种说法，似是而非，容易引起误解，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。

有鉴于此，对于黄鹤山的得名，我们只能尊重传统说法和历史事实，说它本名黄鹤山，唐代起改称今名。至于改名原因，从当时的实际看，应当与鹤林寺的名字以及“鹤”与“鹤”古音有相同之处相关。这一点，从唐代顾况《寄江南鹤林寺石冰上人》“风中何处鹤”、李绅《望鹤林寺》“鹤栖峰下青莲宇”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但“黄鹤山”的真正具体的得名原因，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，现在还不能妄加断言。



马吉 摄



镇江伊斯兰教朝觐史略

□ 薛龙和

“朝觐”是伊斯兰教五大宗教功修之一，是指按照一定的仪式和程序而进行的一项宗教功课，时间是在伊斯兰教教历的每年12月9日至12日。

中国离沙特直线距离有2500多公里，清朝以前，穆斯林均是步行、或乘骆驼、或雇马车、或乘海船等交通工具，那时一次朝觐少则一两年，多则四五年，因此出去朝觐的人就有客死他乡的心理准备。他们会在出门前做好各种安排，清还亲友债务，彼此互给“口唤”(就过去的矛盾互相原谅)。清末民初，随着交通的发达和一批通商口岸的开放，有了火车、汽车等交通工具，交通条件改善很多，但也要半年到一年的时光。而现在朝觐一般只需要45天左右。

镇江最早的朝觐记录始于清朝，朝觐者是金恒铭(1872-1935)阿訇，清末武术家。据民国年间重修的润州世耕堂《金氏家乘》卷一龚秉舟写的“恒铭公事略”记载：“公讳恒铭，字慕汤，全恩公之次子也。少时英姿飒爽，国术精通，常与清江蒋凤岐、河南买俊图等名师朝夕从，研究国术之精髓。年逾而立，不畏长途跋涉，独朝觐天阙，三载方返……”

镇江朝觐第二人是陈鸿裕阿訇。陈鸿裕，又名陈福堂(1878-1944)，十余岁时由苏北淮安逃荒至镇江。经人介绍到中华路杨姓蛋行当学徒。老板为人和善，见其能吃苦耐劳，诚实守信，又聪明好学，虔诚信教，遂介绍他进山巷清真寺(今西大街)学习伊斯兰教知识。1895年秋，又由西大街董事会推荐到北京牛街礼拜寺，与达浦生等学员一同在王宽大阿訇帐下研习经典，并在牛街礼拜寺穿衣挂帐(即“毕业”)。先后任教于镇江西大街、剪子巷清真寺、苏州太平坊石路清真寺等。二十世纪初与达浦生阿訇等一起赴麦加朝觐，并带回几部大拇指大小的袖珍《古兰经》。

《江苏镇江伊斯兰教史》记载：“1914年，镇江春生和茶食店的戴宣才和完浦茂、旧货木器店的完长林及一位姓名已失考者共四人，一道从上海乘轮船赴圣地亚加朝觐，不料船抵新加坡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路途中断，船不能前往，原轮被迫回航上海”。这应该是镇江第三批朝觐人，但未能成功。

第四位就是金基厚。他于2007年11月29日参加江苏团朝觐，12月4日乘飞机赴沙特开始朝觐，次年1月10日回到北京，在沙特共停留36天。其间他还为夫人谈晓凤进行代朝，因此，谈晓凤通过“代朝”方式成为镇江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哈吉。

第五位是戴志金，于2009年11月13日至12月25日，赴麦加完成朝觐功修，并带回一本叙利亚版本《古兰经》。

太虚与丹徒会音寺

□ 陈静

近读知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《清园书话·太虚法师年谱》，文中提到“太虚于民国元年成立中国佛教协进会于镇江金山寺”，阅毕既增长文史知识，也引起检读旧闻的兴趣，这位太虚法师还曾赴丹徒会音寺(位于丹徒)传戒讲经。

太虚(1889-1947)法名唯心，浙江桐乡人，佛学造诣深厚，主编佛学月刊《海潮音》，历三十余年未尝中辍，门人辑有《太虚大师全书》。太虚赴丹徒会音寺传戒讲经，见1934年10月18日上海《申报》——

佛学界太虚法师，应本埠丹徒会音寺之邀，为该寺传戒讲经，于昨日下午六时许由京(南京)抵镇。

本埠各大寺院住持僧事先得讯，群往车站迎迓。太虚下车后，一一合十为礼，旋登车直驶本埠小码头超岸寺休息。当由该寺住持雪松法师为师洗尘，由焦山定慧寺方丈文觉及各丛林住持僧作陪。席间，承告本人自庐山避暑归来后，即在首都(南京)小住；今因会音寺放戒，方丈融根邀请讲经数日；本人亦因镇江多名山古刹，便作游历，明晨即赴丹徒讲经。

闻超岸寺住持雪松已联合商界闻人陆小波等，拟俟太虚在会音寺讲毕后，邀请在省会作公开讲经数日，以宣扬佛法之真谛。

太虚与丹徒会音寺旧闻，在当时是社会新闻，不仅报道了丹徒会音寺的传戒法会，而且记述了镇江古刹名僧雪松、文觉法师及商界闻人陆小波先生欢迎太虚来镇讲经的情况。因此，就了解现代镇江佛教文化而言，这则旧闻有点资料价值，可补史乘之未备。

趣说古代的“冰箱”

□ 严巍

使用方便。曾侯乙冰鉴出土时有两件，雕铸极为精美，由于形制不大，是方箱形状，又是金属制品，可谓名副其实的冰箱了。

考古专家认为，冰鉴中的方壶可能是用来盛酒的，先秦文学研究者也给出了佐证，《楚辞·招魂》篇中有“挫糟冻酒，耐清凉兮”的诗句，郭沫若将其翻译为“冰冻甜酒，满杯进口真清凉”。专家认定鉴与壶之间的空隙就是用来放冰镇酒的——曾侯乙冰鉴距今有2400多年历史，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，内藏古老话题——悠远的中国食品冷藏史。

西周时有冰库，当时官职设置中有“凌人”一职，专门管理冰库。每年的寒冬时节，“凌人”负责调动民工，将河冰凿成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放入地窖封存起来，避免与空气接触，这样就可以保存到夏天。这个方法一直沿袭到清代。

西周时有冰库，当时官职设置中有“凌人”一职，专门管理冰库。每年的寒冬时节，“凌人”负责调动民工，将河冰凿成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放入地窖封存起来，避免与空气接触，这样就可以保存到夏天。这个方法一直沿袭到清代。

